



伴航

◎吴有涛

开放,让脚步走得更远

◎未曾敏

南通被确定为第一批的沿海开放14个城市之一,当年我们对此最简单的理解,就是觉得可以有机会多出国,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可真正迈出国门时,我已40岁。不过,第一次出国,跑了覆盖三大洲的三个国家,眼界为之大开。因为是第一次,所以印象很深,经常回忆,也颇为感慨。特别是整个行程中,还有埃及这个让人看来颇为神秘的国家,诸多国人至今都想一睹究竟。20世纪最后一年最后一个月,我去了埃及首都开罗、海滨城市亚历山大,却没能抵达更能展现埃及文明的南埃卢克索等地。因为此行不是为了旅游,而是要去卡拉拉探寻南通人走出去的脚步。

世界上拥有尼罗河、亚马孙河和长江三大河流。埃及有金字塔,英国国家博物馆的罗塞塔碑也出自埃及,埃及还有令人向往的尼罗河。

很多中国人知道哺育了所有埃及子民的世界第二大河——尼罗河,是因为看了电影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,正如不少人知晓多瑙河,那是因为经典圆舞曲《蓝色的多瑙河》。

2000年12月1日,当我们一行九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发,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换乘马航班机,再抵达规模不大也不算热闹的开罗机场,在那家四星级酒店甫定,接应我们的X女士就告诉我们,当晚带大家到尼罗河游船上用餐,船上还有埃及民族风情表演。

入乡随俗,于我真的来劲。坐了十几个小时航班的劳累,一下全消。

夜色降临,霓虹灯闪耀,经过路不算窄而车却特别多的开罗城中心大道,我们乘坐的考斯特停在了桥头区。那是一个城市广场,名曰解放广场。抬头望去,远处是城里最高的建筑——开罗塔,真想登塔视远,鸟瞰全城。后来几天里,我用埃及镑买了门票,登上了塔顶。近处,尼罗河两岸灯火阑珊,远方是散落的高耸建筑物,周围是商业区,还有宽阔的广场,耸立着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塑。

尼罗河畔,是一座座简易码头,靠码头停着几艘游船,我们

上了一艘靠桥的大型游船。与其说是船,不如说是一个大大的烛光餐厅。座位是早就预订好的,我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,以便仔细观望两岸旖旎的风光。欧美、东南亚客人也陆续到了,到点船缓缓启动,转个头,向着桥的方向行进。

游船上提供法式自助餐,属正宗西餐。选了些甜点、牛肉、啤酒和橙子等,就回到了座位。吃食并非目的,主要来看景色。

夜幕笼罩了整个开罗城,但路灯、大楼霓虹灯照亮了尼罗河两岸。来到船上二层平台,视野更为广阔。游船主人真有心,还准备了造型很别致的藤椅供游人拍照。我们一会儿以岸为背景,一会儿以桥为衬托拍照,拍了个痛痛快快。

听说表演即将开始,大伙儿又都回到了位子上。一个小型乐队,弹着手风琴和电子琴,男女对唱高亢、激越。接下来,就是风情独特的肚皮舞。一个略显丰满的阿拉伯青年女子穿着民族服装,显示出微微隆起的肚皮。随着乐曲节奏,不停地抖动胯部、臀部,极致是最后的肚皮。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焦阿拉伯女人的肚皮时,无不被她那充满野性又轻柔曼妙的舞姿所吸引。

阿拉伯国家属于偏保守一族,在旅行中看到的阿拉伯男女大多身着深色长袍,帽子围巾裹得严严实实,颈项和双臂都很少裸露。来不及细想,接下来就是更为精彩的圆裙舞。一个壮硕的阿拉伯男人登场,上身一件褂子,下身是厚厚长长的裙子。乐曲声中,裙子不停飞旋,从腿部、腰部到胸部、肩部,“啪”一下子就飞落到一位游客的头顶上,一下子把几个国家的客人罩住了。船上早有专职摄影师把这独具特色、热烈出彩的场面拍好,等着你下船时掏出腰包换取照片呢。

整个表演过程中,这些阿拉伯演员都极愿意与客人互动,合影留念,到最后还一再鼓励我们

几个人也上去。合着节拍,我也与他们学着跳起阿拉伯民族舞。

前后大约两个小时,晚餐用完,表演也完了,然而我们意犹未尽,一抬脚一回头地离船上岸。岸上早有年少的阿拉伯小商人,正等着卖莎草做的纸呢。那莎草纸或方方正正的,或长方形的,上面是法老啊、图腾啊,其实就是一幅画。据说,这种莎草纸画发明了好几千年,工艺一直流传下来,是埃及的民族特产之一。一张四开的莎草纸画,只要几个埃及镑。我掏出零钱想买几张,但又恐接下去的旅行不便,只买了两张。回国后,请人用红木框装饰起来。

尼罗河作为母亲河,历史上曾多次泛滥过,然而也是她浇灌了尼罗河三角洲富饶的土地,使沙漠中的埃及具舟楫之便利,有丰饶之物产。尼罗河,是属于埃及的,更属于世界的。有多少人向往着到尼罗河泛舟畅游,即使还没能来,也一直保留着对她纯美的印象。

从埃及回来,我激情洋溢地写了四句:洋海轻盈飞过,踏遍亚非欧洲,转动经纬无数,望穿冬春夏秋。

我们有长江,长江赋予了南通很多,南通也壮阔了由此入海的长江。而在城里,我们还有美丽、宁静的濠河。我在濠河畔咏叹、长江边呐喊,也在大海之滨发出邀约。彼此了解,才能交流互鉴。文化部在南通举办了第九届亚洲艺术节,南通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尼泊尔承办了第四届中国节等等。开放,让我们的脚步可以走得更远。寻访过古埃及文明,又考察了古印度文明,有机会我想再去探究一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。

进一步开放,向辽阔天空展放飞翔的翅膀。开放的大门只能越开越大,看世界不能停。21世纪以来,南通依托开放,有了更大发展。走向未来,我们需要不断睁眼看世界,以更强韧劲、更好耐心、更多包容走向蔚蓝世界。

涧草山花一刹那

◎王春鸣

灯下漫笔

一个新的早晨,我洗好了花瓶与陶罐,注满清水,然后去镇江路菜市场,江浦花香藕摊位上的荷花已经送完,而响堂村的栀子花还没有到场。遂在暑热中快快而返。

之后却见到了同事大庆最新的一幅创作《欹斜虬曲间》,心花怒放。

我一向喜欢扬州人的画,郑板桥、李鱓的妙处不需多说。大庆也是扬州人,不俗,大多数作品都是高远、深远、平远的林泉高致;技巧与意境完美结合,仿佛他就是那样的一个文人:疏落、平和、逸气。当然,他也有“门前乌桕树,霜月迷行处”的问心之作,那是更动人的。

但是这一幅,虽然一眼看出是大庆的风格,却又与以往不同,不同在哪里呢?气息微妙,稍带仰视,而且构图极简:一块峭立的崖石,一棵盛放的花树而已,很明显这一次他作画时心里的东西极少极干净。只不过花有开到荼蘼的人间眷恋,差一点点就要俗艳了——因为这一树,绝对不是他从前月下雾中的花,清寒、禅意。花枝和山势,倾斜到不能再进一分的姿态,但是偏偏又稳稳地立住了。一花一石,都是竭力索求的样子,没有勾缠却有几分生死相依的缱绻。

他点簇桃花,皴染石头,画出险境里的绝美,每一笔都鲜明。而这鲜明,是立体地浮现在氤氲的背景中的,水墨冲彩,层层刷染出一个逐渐轻盈通透的空间和气场,这是一个早有准备的场景,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时刻。是混沌梦境里的清晰片段,又像嘈杂幽暗里的失眠——这一回,大庆的写意里有工笔,却不纯是技艺的融合了,他在抒情里叙事了。顺着那种混而又析之的层次感,能感觉到此景此情从他的想象当中浮现不止一次。终于风过去,尘埃落定,于是,有了此画,有了徐文长说的,涧草山花一刹那。

峭壁上的花簇艳逸,朵朵透气,枝干偶用渴笔慢写,健劲断续,点写勾勒中,每一笔都有很强的秩序感,又有纷纷的心乱。从画幅右下探进的山石里,竟依稀得见波谲云诡和绕指柔。石头和树根是用坚硬互相拥抱的,有限的空间里侧锋皴拂,淡墨擦扫,薄罩青绿,既有悬崖的孤勇强势,又有太湖石的漏透秀美。不管是在艺术作品还是平凡人间都好平常的花树山石,被大庆表达得太独特了,质感和形态完全不同的物像,竟同一种风流蕴藉。它们转折、隐遁、升华、定格又爆发……恍若口语散白与诗意唱词错落的明传奇,自有一段让人情动的抑扬顿挫。

而使之鲜明浮现的背景,其实并没有过于复杂地处理,巧在与画面主体相得益彰了。计白当黑被反过来,但是又没反透,所以渐渐有光,与天相接,成了安放肉身与放飞灵心的幻境,这个幻境是怎样的呢?——“视之不见名曰夷,听之不闻名曰希,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诘,故混而为一”。

左上的淡白远天里,有一双几欲看不见的飞鸟的影子,牵起几丝惘然,人间的热烈,因此回落到一个灵虚淡远的境界。虚实在国画里是常见的,但这样一种独特的张力,遍布画境内外,却少有,使我看了觉得怎么也不尽兴,想因它再听一段《牡丹亭》。

其实这幅画里最妙的是几根逐渐消失在边边角角上的线条,顺笔中锋转侧锋,小斧劈旁大放逸,何等恣意畅快!原来大庆也是灵动的。这幅画就是他在深夜和清晨里兼工带写、敷色渲染的一封情书,他风尘仆仆地穿过盛夏,送给一个心里面落英缤纷的人,也是回信给孜孜以求的艺术女神,和潜心问道的自己。

我羡慕他用一支笔,把刹那变为永恒的能力。

